擇繙聊齋志異

ᠰᠣᠨᠵᠣᠮᡝ ᡠᠪᠠᠯᡳᠶᠠᠮᠪᡠᡥᠠ ᠯᡳᠶᠣᠣ ᠵᠠᡳ ᡷᡳ ᡳ ᠪᡳᡨᡥᡝ

大力將軍
連鎖
李伯言
胡四相公
仇大娘

第十四卷

擇繙聊齋志異目錄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

正紅旗滿洲松林鶴汀續鐫

正紅旗滿洲長興祥圃

鑲紅旗滿洲慶昌熙臣恭訂

正紅旗滿洲德新惟一

山東蓬萊穆齊賢禹範校正

正紅旗滿洲扎克丹秀峯繙譯

擇繙聊齋志異

仇大娘

仇仲晉人忘其郡邑值大亂為寇俘去二子福祿俱幼繼室邵氏撫雙孤遺業幸能温飽而歲屢祲

豪強者復凌藉之

遂至食息不保 仲

叔尚廉 利其嫁

屢勸駕 而邵氏矢志不

搖 廉陰券於大姓

欲強奪之 關說已

成 而他人不知之也 里人魏名

邵漸聞知
與外之飛語
久之
廉之陰謀
大姓聞之
惡其不德而止
偽造浮言
以相敗辱
傷之
因邵寡
事事思中
矜能
夙狡獪
與仲家積不

究結胸懷
朝夕隕涕
四體漸以不
仁
委身牀榻
福
甫十六歲
因縫紉無人
遂急為畢婚
婦姜秀才屺瞻之女
頗稱賢能
賴以經紀
百事
由此用漸裕

一無所操作
賢夫婦何為作馬牛哉
能理家人生產
弟坐食
曰
尊堂病廢
不
福倚為心腹之交
魏乘間告
頻招福飲
魏忌嫉之
而陽與善
乃使祿從師讀

福惑焉

直以己意告母

桼魏日以微言相漸漬

福歸謀諸婦

婦咄之

在弟

而富在君也

為君計

不如早析

則貧

將大耗金錢

且弟買婦

母憤怒　而無如何

母駭問　始以

實告

知而未敢言　既至粮絕

倉粟漸空　婦

而委棄之　魏乘機誘與博賭

輒視金粟為他人之物也者

母怒　詬罵之　福益恚

福賛既罄 無所為計 因券妻

而母與妻皆不及知

數月間 田產悉償戲債

益無顧忌 大肆淫賭

奉事一如平日 福既析

旦夕為母執炊

遂析之 幸姜女賢

福大

趙横目相加

意踟躕

將背劵盟

數日一空

福持去

假貲

慨然

固不畏福言之食也

武斷一鄉

人趙閻羅

原漏網之巨盜

貸貲

而苦無受者

邑

大哭 但欲覓死
始知為壻所賣
福懼甚 亡去 姜友至趙家
姜怒訟與
賈將傾敗仇也
喜 急奔告姜
懼 賺妻付之 魏聞窃

明日牒已至 趙行行殊不置

猶冀從容而挫折焉

趙急以帛束其項

血溢出 急救 已透食管

終不肯服 因拔笄自刺其喉

既威逼之 益罵 大怒 鞭撻之

趙初慰諭之 不聽

邵氏始知福不肖狀

自姜之訟也

舁女歸

姜遂

喚家人出

立斃之

至此益信

大怒

官久聞其橫暴

無敢用刑

命笞之

隸相顧

官驗女傷重

意

一號幾絶
寘然大漸
祿時年十五
煢煢無以自
主
先是仲有前室女大娘
嫁於遠郡
性剛猛
每歸寧
餽贈不滿其意
輒迕父母
往往以憤去
仲以是怒惡之

數日 大娘果與少子至

且歆以家之可圖

便託寄語大娘

同里

與大娘

適有貿販者

魏欲招之來

而啟其爭

邵氏垂危

又因道遠

遂數載不一存問

入門 見幼弟侍病母

景象慘澹

不覺愴惻 因問弟福

祿備告之 大娘聞之

忿氣塞吭曰

家無成人 遂任人蹂躪至此

吾家田產 諸賊何得賺去

訟之 邑令拘甲乙等 各加杖責

大娘受其金 而仍

衆懼 歛金賂大娘

詣邑投狀 訟諸博徒

子共啖之 啖已 忿出

糜 先供母 而後呼弟及

因入廚下 爇火炊

主

仍懲仇福

守為之動

判令邑宰追田給

情詞慷慨

力陳孤苦

及諸惡局騙之狀

郡守最惡博者

大娘

大娘憤不已

率子赴郡

田產殊置不問

養母教弟 內外有條

大娘由此止母家

且囑從兄務業 勿得復來

乃遣少手歸

故產盡反 大娘時已久寡

邑宰奉令献比 於是

以儆不肖 既歸

藥餌珍羞　餽遺美女

年餘　田產日增　時市

侃争論　罔不屈服　居

輒握刀登門　侃

里中豪強　少見淩暴

家務悉委大娘

母大慰　病漸瘥

子文 家中名園 為晋第一

故無肯與論婚者 有范公子

復返矣 人咸信之

悉屬大娘 恐将来不可

魏告人曰 仇家産業

頻囑媒 為之覓姻

又見祿漸長成

放令入 周歷亭榭

遂至園所 魏故與園丁有舊

祿自塾中歸 魏引與遊遨

杖幾死 會清明

子私宴 怒執為盜

或不知而悞入之 值公

園中名花夾路 直通內室

至一院落聞女子笑聲焉
祿信步尋橋入户
魏紿之曰君請先入我適欲私
蓋即公子內齋也
遙望門內繁花如錦
有畫橋朱檻通一漆門
俄至一處溪水洶湧

容裳都雅 便令易其衣履

命諸僕引出 見其

自投溪中 公子反怒為笑

索逐之 祿大窘

駭奔 無何公子出 叱家人綰

窺見 旋踵即返 祿始

方停步間 一婢出

見花籬內隱隱有美人窺伺

逡巡不敢入

公子強曳入之

囊所

祿不解其意

笑握祿手

過橋

漸達

俄趨入內

旋出

藹容溫語

意甚親暱

曳入一亭

詰其姓氏

炙紛紜

祿又起

公子不聽

俄頃看

釋令早歸

受恩非淺

已出非望

但願

俟踐閨闥

得蒙赦宥

酒

祿辭曰

童子無知

既坐

則羣婢行

辭以醉飽　公子捺坐

笑曰　僕有一樂拍名

若能對之　即放君行　祿唯

唯請教　公子云

拍名渾不似　祿默思

良久　對曰　銀成沒柰何

公子大笑曰

真石崇也
祿殊不解
蓋公子有女
名蕙娘
羨而知書
日擇良偶
夜夢一人告之曰
石崇汝婿也
問何在
曰
明日落水矣
早告父
共以
爲異
祿適符夢兆

寒舍不乏第宅

亦有天緣

僕欲以息女奉箕帚

今得屬對

乃小女所擬

屢思而無其偶

乃曰

拍名

覘之也

公子聞對而喜

故邀入內舍

使夫人女輩共

祥

於是始知魏氏險

既歸告母

母驚為不

圉人負溼衣

送之以馬

公子姑令歸謀

遂遣

不能入贅為辭

祿惶然遜謝

且以母病

更無煩親迎耳

祿入贅公子家

卽遣雙媒納采焉

未幾

大娘應之

母終不敢應

踰數日

公子又使人致意母

但戒子遠絶而已

然因凶得吉

亦置不讎

年餘遊泮 才名藉
甚 妻弟長成 敬少弛
祿怒 攜婦而歸
母已杖而能行 頻歲賴大
娘經紀 宅
第亦頗完好 新婦既歸
婢僕如雲 宛然有大家風焉

田產盡沒入官

訖

僅以蕙娘免行

范公子上下賄

貲

祿依令徙口外

盜事發遠竄

乃誣祿寄

恨無瑕之可蹈

時有巨

魏又見絕

嫉妬益深

行數日　至北都

付岳父　伶仃自去

祿自分不反　遂書離婚字

母女始得安居

悉罣福名

新增良沃如干頃

身告埋

幸大娘執析產書　銳

祿至關外

囑令歸

福泣受而別

祿解襆衣

分數金

祿因自述

兄弟悲慘

近致詑詰

果兄

貌絕類兄

飯於旅肆

有丙子怔營戶外

後寇逃竄 仲遂流徙關外

吾兒也 蓋仇仲初為寇家牧馬

之 內一人驚曰 是

研問家世 祿悉告

與諸僕同棲止 僕輩

因祿文弱 俾主支籍

寄將軍帳下為卒

爲將軍僕

向祿緬述　始知

眞爲父子　抱首悲哀

一室爲之酸辛　居無何

將軍獲巨盜數十　中有

一人　卽曩時魏所誣祿之盜魁也

旣具供狀

父子咸泣告將軍

將軍為之昭雪上聞

命地方官贖業歸仇

父子各喜

祿細問家口

為贖身計

乃知

仲投將軍有年

兩易配而

無所出

時方鰥也

福涕泣伏地 願受笞

亦無汝啖飯之所 請仍去

姑留 不然汝田産既盡

問之 汝願受扑責 便可

大娘奉母坐堂上 操杖

蒲伏自投

祿遂治任返 初福別弟歸

大娘頻述告福

我是仇氏何人而相告也

姜女罵曰

即使人往告姜

宿案未消 再犯 首官可也

賣婦之人 亦不足懲 但

大娘投杖曰

而揶揄之 福慚愧
不敢出氣 居半年
大娘雖給奉周備
而役同廝養
福操作無怨詞
託以金錢 輒不
苟
大娘察其無他
乃白母求姜女復歸

大娘叱使長跪
然後請見
岳父母誚讓良切
遂率弟躬往負荊
要不能不有此怨耳
楚毒
豈肯自罹
渠知肯事二主
大娘曰
不然
毋意其不可復挽

女曰 向受妒恚綦多

大娘請問歸期

以自容 姜母始曳令起

福慚汗 無

女乃指福唾罵

堅避不出 大娘搜捉以出

姜女 請之再四

今承尊命 豈復有異

言 但恐不能保其不再賣也

且恩義已絕

更何顏與黑心無賴子共生活哉

請別營一室 妾往

奉事老母 較勝披削足矣

大娘代白其悔

非自利也
今弟悔過
乃執爵而言曰
我若争者
置酒為歡
命福坐案側
大娘勸止
而跪拜之
女伏地大哭
以乘輿取歸
母逆於門
朝
為異日之約而別
次

魏大駭 不知其故 自恨無

不數日 田宅悉還故主

乃止 居無何昭雪之命下

羅拜哀泣 大娘

一身去耳 夫婦皆興席改容

我以一身来 仍以

貞婦復還 請以簿籍交納

術可以復施。適西鄰有回祿之變，魏託救焚而往，暗以編菅爇祿第，風又暴作，延燒幾盡，止餘福居兩三屋，舉家依聚其中。未幾祿至，相見悲喜

祿不可　遂辭而退　大娘幸有藏金

公子知其屋災　喜知岳所　欲留之

不復強　祿歸　聞其未嫁

碎而投諸地　父從其志

蕙娘　蕙娘痛哭

初范公子得離書　持商

祿感將軍義　備千金往贖父

起　壯麗擬於世冑　樓舍直顛

由是鳩工大作

丈滿中　皆不動尊也

夜與弟共發之　石池盈

福負鍤營築　掘見窖鏹

出葺聚堵

福請行
因遣健僕輔之以去
祿乃迎蕙娘歸
未幾
父兄同歸
一門歡騰
大娘自居
母家
禁子省視
恐人議其私也
父既歸
堅辭欲去

或問大娘
異母兄弟

遣人招子
移家共居焉

烏有今日
大娘乃安之

兄弟皆泣曰
吾等非娣

一也
大娘固辭

子得二
文得

兄弟不忍
父乃析產而三之

自計十餘年

禍之而益以福之

皆與己等

魏

皆流涕

使工人治其第

豈以人而效之

福祿聞之

惟禽獸知此耳

大娘曰

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

何遂闊切如此

徃棲積薪 僮婢見之而不顧也

逸入竈 竈火燃布

受鷄酒焉 鷄以布縷縛足

福欲却之 仲不忍拂

階進 備物而往

仰其富 思交勸之 因以賀仲

深自愧悔 又

夜有僮被僕毆 忽趨

却之不得 繫羊庭樹

壽 魏復餽牽羊

兄弟皆謂其物不祥 後值父

而厨中百物俱空矣

駭 幸手指衆多 一時撲滅

俄而薪焚災舍 一家惶

栗而德報之

後魏老

貧而作丐

每周以布

寧厚酬之而已

雖殷勤

竟不敢受其寸縷

不如其禍之也

自是魏

兄弟歎曰

其福之

樹下

觧羊索自經死

異史氏曰 噫嘻 造物之殊不由人也 益讎之而益福之 彼機詐者無謂甚矣 顧受其愛敬而反以得禍 不更奇哉 此可知盜泉之水 一掬一汚也

胡四相公

萊蕪張虛一者，學使張道一之仲兄也。性豪放自縱。聞邑中某氏宅為狐狸所居，敬懷刺往謁，冀一見之。投刺隙中，移時扉自闢。

忽聞虛室中有人言曰

何不竟賜光霽

仙人既不以門外見斥

生齋宿而来

遂揖而祝曰

小

而閴寂無人

見堂中几榻宛然

張肅衣敬入

却退

僕者大愕

勞君枉駕 可為跫然足音矣 請座賜教 即見兩座自移相向 甫坐 即有鏤漆硃盤 貯雙茗醆 懸目前 各取對飲 吸瀝有聲 而終不見其人 茶已 繼之以

茶 意總少動

者 似小輩甚夥 酒後頗思

雜以鄉蔘 進酒行炙

意氣頗洽 鬣羞鹿脯

於是酬酢議論

胡氏 於行為四 曰相公 從人所呼也

酒 細問官閥 曰 弟姓

一日張問胡曰

並知主家往来禮

胡亦時至張家

必一訪胡

三數日

盡醉始歸

自是

張大悅

無不應念而至

凡有所思

香奩已置几上

未知何如人

小人欲從先生往觀之

聞小語曰

適所言南城狐巫

少間

張起洩溺

彼妄耳

寔無狐

不知其家狐

君識之否

胡曰

神

漁病家利

南城中巫媼

日托狐

狐固言之不必 張言再三

狐亟 敬請君命 往採

請於狐曰 我欲得足下服役者一二輩

乃應曰諾 張知為小狐 即席而

煩一言請於主人

語次

進城至巫家

便是吾輩從也

覺有細沙散落衣襟上

後先生于道途間

謂張曰

既騎而行

狐相語於途

馬自至

如有控者

乃許之

既而張出

言未已　空中發半磚來中巫臂

言狐子　恐吾家花姊不懂

不宜貴人出得　何便

果否　巫正容曰　若個蹀躞語

聞爾家狐子大靈應

貴人何忽得臨　張曰

巫見張至　笑迎曰

惑問

又一石子落中巫

巫錯愕

不知所出

正回

寃誣袖手者

婆子盲也

幾曾見自己頭顱破

老身也

張笑曰

驚謂張曰

官人何得拋擊

踉蹡欲跌

巫惟謝過

張仰首望空中

呼與語曰

爾狐如我狐否

中

闔戶不敢出

張

乃止

巫急起

奔遁房

張請恕之

惟哀號乞命

面如鬼

顛蹷

纖泥亂墜

塗巫

如是年餘　愈與狐莫逆

虎狼暴客　恃以無恐

則呼狐語　輒應不訛

每獨行於途　覺塵沙淅淅然

張奘諭之　乃還　由是

巫始惕惕而出

戒勿復傷巫

嘗問其甲子 殊不自記憶

但言見黃巢反 猶如昨日

一夕與語 忽牆

頭蘇然作響 其聲

甚厲 張異之 胡曰

此必家兄 張言

何不邀來共坐

一日洽酒邀張

見面何為

胡曰

但得交好足矣

未一見顔色

殊屬恨事

吾爾人

可云無憾

終

交情之好

如

耳

張謂狐曰

曰

伊道頗淺

祇好攫鷄啗便了足

君試開寢室門

顧

都無所見

胡曰

他日可相認耳

張四

今請一識數歲之友

将歸去矣

君每以對面不覿為恨

曰

弟陝中産

且告別

問将何往

張依戀不忍別

鬟聲藉藉隨其後　曰　今日釋君憾矣

靦矣　張反身而行　既有

眉目如畫　轉瞬之間　不復

美少年　相視而笑　衣裳楚楚

推扉一覷　則內有

則弟在焉　張如其言

為西川學使

張清貧猶

而已

後道二先生

及明往探

則空房冷落

始以紗燭導張歸

乃以巨觥勸酒

飲至中夜

何容介介

胡曰

離合自有數

騷雅 遂與閒語

見裘馬甚麗 意甚

騎青駒躡其後 張回顧

嗒若喪偶 忽一少年

歸 甚違初意 咨嗟馬上

顧望頗奢 月餘而

昔 因往視弟

乞笑納也

後欲詢之

馳馬

人一物

乃拱手別曰

前途有一人寄君故

同行里許

至岐路中

少年

少年亦為慰藉

詰之

張因欷歔而告以故

少年察張不豫

已不知所之矣

則白鏹滿中 及顧蒼頭

豁然頓悟 受而開視

敬致先生 張

獻於馬前曰 胡四相公

又二三里許 見一蒼頭持小簏子

遥去 張莫解所由

李伯言

李生伯言

沂水人 抗直有肝膽

忽暴病 家人進藥

卻之曰 吾病非藥餌可療

陰司閻羅缺 欲吾

暫攝其篆耳 勿埋我 宜待之

是日竟死 騶從導去

堂下有銅柱 高八九尺

寘律宜炮烙

鞫之 佐證不誣 按

良家女八十二人 一宗江南某 稽生平所私

祗候甚肅 案上簿書叢沓

入一宮殿 進服冕 隸胥

圍可一抱 空其
中而熾炭焉 表裏通赤
羣鬼以鐵蒺藜撻驅使登
手移足盤而上 甫至頂
則烟氣飛騰 崩然一響
如爆竹 人乃墜 團伏移時
始復蘇 又撻之 爆墜如前

来非道　而利其直廉
王知其所
先是一人賣婢
王卽生烟家
女
又一起　爲同邑王某　被婢父訟盜占生
散　不能復成形矣
三墜　則面地如烟而

曰
余婢寔價購之
今彼誣
證於冥司耳
驚問何事
問所欲為
王曰
頗作見
王亦從入
周懼而視
知為鬼
奔避齋中
越日
其友周
遇於途
遂購之
至是
王暴卒

忽見殿上火生 燄燒梁棟

隱存左袒意 李見王

同赴閻羅質審

未幾周果死

恐不由君耳 王出曰 固拒之

無他說也 周

惟借季路一言 君親見之 此事 控

鞫狀 王與婢父

火頓滅 已而

自熄 李歛神寂慮 則火

急消他念 一念之私不可容

人世等 陰曹不與

側足立 吏隱進曰

李大駭

缺頭斷足者數百輩

與馬而返

中途見

三日而醒

李視事畢

遣人俱送回生

周與王皆

答訖

周以寔告

王以故犯論答

反復相詰

問周

將建道場 代囑可致

為力 衆曰 南村胡生

攝篆三日 已解任矣 何能

乞求路引 李曰 余

恐闕隘阻隔

則異鄉之鬼 思踐故土

伏地哀鳴 停車訴詰

李諾之 至家 騶從都去

李乃甦 胡生字水心

與李善 聞李再生

便詣探省 李濠

問清醮何時 胡

訝曰 兵燹之後 妻孥瓦全

向與室人作此願心

次日如王所

王猶憒卧

見李肅然起敬

可懼哉

乃敬諾而去

一語

遂播幽宴

胡歎曰

閨房

何知之

李具以告

未向一人道也

異史氏曰 陰司之刑 慘於陽世

瘢痕如杖者

始痊 贅肉腐落

笞創膿潰耳 又二十餘日

王云 已無他症 但

法律不能寬假 今幸無恙乎

申謝佑庇 李曰

第恨無火燒臨民之堂廨哉

誰謂夜臺無天日哉

則受殘酷者不怨也

行

責亦苛於陽世

然關說不

連瑣

楊于畏

移居泗水之濱

齋臨曠野

墻外多古墓

夜聞白楊蕭蕭

聲如濤湧

夜闌秉燭

方復悽斷

忽墻

外有人吟曰

元夜淒風

拾歸 置諸窗上 向夜二更許

惟有紫帶一條 遺荆棘中

並無人跡

似女子 疑之 明日視墻外

其聲哀楚 聽之 細婉

反覆吟誦

都倒吹 流螢惹草復沾幃

楊微嗽 女急入

手扶小樹 低首哀吟

有女子珊珊自草中出

一更向盡

次夜 伏伺墻頭

悟其為鬼 然心向慕之

吟頓輟

望

又吟如昨 楊移杌登

忽見麗者自外来 斂袵曰

楊乃入室 方坐

上時 久之寂然

緒何人見 翠袖单寒月

乃隔壁而續之 曰 幽情苦

是伺諸墻下 聽其吟畢

荒草而没 楊由

十七暴疾殂謝 今二十餘

隨父流寓 答曰 妾隴西人

久寄此間

若不勝衣 問何居里

拉坐 瘦怯凝寒

妾乃多所畏避 楊喜

君子固風雅士

不比生人 如有幽懽

蹙然曰 夜臺朽骨

楊欲與懽

裳君代續 懽生泉壤

思久不屬

所吟 乃妾自作以寄幽恨者

年矣 九泉荒野 孤寂如鶩

楊把玩之
則見月色錦襪
首笑曰
狂生太囉唣矣
欲視其裙下雙鉤
女俛
則雞頭之肉
依然處子
又
乃止
戲以手探胸懷
君子也
楊
促人壽數
妾不忍禍

女驚問何来

遂即窗上取以授女

楊曰

為卿易之

不知遺落何所

畏君而避

問何不倶帶

曰

昨宵

更視其一

則紫帶繫之

約綵綜一綹

因以寔告

乃去線束帶

既翻案上書

忽見

連昌宮詞

慨然曰

妾生時

最愛讀此

今

視之

殆如夢寐

與談詩文

慧黠可愛

剪燭西窗

如得良友

自此每夜 但聞微吟 少頃即至 輒囑曰 君秘勿宣 妾少胆怯 恐有惡客見侵 楊諾之 兩人懽同魚水 雖不至亂 而閨闥之中 誠有甚於畫眉者 女每於燈下

為楊寫書

字態端媚

又自選宮詞百首錄誦之

使楊治棋枰購琵琶

每夜

教楊手談

不則

挑弄絃索

作蕉窗零雨之曲

酸人胸臆

楊不忍卒聽

則為曉苑鶯聲之調

翻書 得宮辭 見字跡端好

琵琶棋局具在 知非所善 又

視其室

去 一日薛生造訪 值楊晝寢

視窗上有曙色 則張皇遁

挑燈作劇 樂輒忘曉

頓覺心懷暢適

益疑之

楊醒

薛問

戲具何來

答欲學之

又問詩卷

托以假諸友人

薛反復檢玩

見最後一葉

細字一行云

某日月連瑣書

笑曰此

是女郎小字

何相欺之甚

楊大窘
楊不以告
薛詰之益苦
不知置詞
薛執卷挾之
薛求
遂告之
楊益窘
一見
楊因述所囑
薛仰慕殷切
楊不得已

終不懽　起而別去

楊百辭慰解

女曰　與君緣盡矣

楊以實情自白

乃已喋喋向人

言伊何

意焉　女怒曰　所

諾之　夜分女至　為致

曰
妾暫避之
明日薛來
楊代致其不可
薛疑支托
暮與窗友二人
來
淹留不去
故撓之
恒終夜譁
大為楊生白眼
而無如何
衆見數夜杳然

好句 嗚嗚惻惻 使人悶損 甚得

曰 作態不見客 大呼

掇巨石投去 內一武友王生

悽惋欲絕 薛方傾耳神注

忽聞吟聲 共聽之

寢有去志 喧囂漸息

吟頓止 衆甚怒之

楊恚憤 見於詞色

次日紿共去 楊獨宿空齋

冀女復來

而殊無影跡 踰二日 女忽

至泣曰 君致惡賓

幾嚇殺妻 楊謝過

不遑
女遽出曰
妾固謂緣分盡也
從
比別矣
挽之
已渺
由是
月餘
更不復至
楊思之
形銷骨立
莫可追挽
一夕方獨酌
忽女子搴幃入
楊喜極曰

逼充媵妾 顧念

曰 不知何處来一齷齪隸

楊再三研詰 乃

又急而求人 難免愧恧

之 欲言復忍 曰 負氣去

默不一言 亟問

卿見宥耶 女涕垂膺

豈屈身輿臺之鬼
清白裔
然一線弱質
烏能抗拒
君如齒妾在琴
瑟之數
必不聽自為
生活
楊大怒
憤將致死
但慮人鬼殊
途
不能為力

女曰
桼夜早眠
妾邀君
夢中耳
於是復共傾談
坐以待曙
女臨去
囑令晝眠
留待夜約
楊諾之
因於午
後薄飲
乘醺登榻
蒙衣偃卧
忽見女来

援以佩刀 引手去

至一院宇 方闔門語

聞有人捉石撾門

女驚曰 讎人至矣

楊啟戶驟出 見一

人赤帽青衣 蝟毛繞喙

怒咄之 隸橫目相讎

王生張弓急至 射之中股

審視之 王生也 大號乞救

人 腰矢野射

不能握刄 方危急間 遙見一

驟扣急雨 中楊腚下

隸捉石以投

言詞兇謾 楊大怒奔之

再射之 殪 楊喜致謝

王問故 具告之 王自

喜前罪可贖

遂與共入女室 女戰惕羞

縮 遙立不作一語

案上有小刀 長僅

尺餘 而裝以金玉

曉而覺腕中痛甚

聽村雞已亂唱矣

於是驚寤

赴墻而仆

楊亦自歸

乃出分手去

見女漸懼可憐

楊略話

王贊歎不釋手

與

光鑑毫芒

出諸匣

視之
則皮肉赤腫
亭午
王生来便言夜夢之奇
楊曰
来夢射否
王怪其先知
楊出手示之
且告以故
王憶夢中顏色
恨不真見
自辛有功
後請先容
於女

刀寔妾父出粤中

既而曰 彼愛妾佩刀

妾寔畏之

然彼赳赳

將伯之助 義不敢忘

女曰

歸功王生 遂達誠懇

夜間女来稱謝 楊

王大悅

至夜

次日楊申致此意

相贈

見刀如見妾也

用以殉葬

今願割愛

辦以金珠

大人憐妾夭亡

妾愛而有之

纏以金絲

百金購之

女果携刀来曰 嘱伊珍重

此非中華物也

由是往来如初 積數月

忽於燈下笑而向楊

似有所語 面紅而止者三

生抱問之 答曰 久蒙眷愛

妾受生人氣 日食烟火

遂與為懽 既而著衣起

大病 然藥之可愈

妾接後 君必有廿餘日

豈我故惜之 女曰

活 楊笑曰 卿自不肯

但須生人精血 可以復

白骨頓有生意

有青鳥鳴於樹巔　即速發塚

百日之期　視妾墳前

乃起曰　妾不来矣　君記取

上　使滴膝中

刃　刺臂出血　女臥搨

能拚痛以相愛乎　揚取利

又曰　尚須生血一點

楊謹受教

出門又囑曰

慎志勿忘

遲速皆不可

乃去

越十餘日

楊果病

腹脹欲死

醫師投藥

下惡物如泥

浹辰而愈

計至百日

使家人荷鍤以待

日旣西
果見青鳥雙鳴
楊喜曰
可矣
乃斬
荊發壙
見棺木已
朽
而女貌如生
摩之微溫
蒙衣舁歸
置煖處
氣咻咻然細於屬絲
漸進湯酏
半夜而蘇
每謂楊曰

[illegible]

[illegible]

十餘年如一夢耳

大力將軍

查伊璜 浙人 清明飲野寺中

見殿前有古鐘

鐘大於兩石甕

而上下土痕手迹 滑然如新

疑之 俯窺其下 有竹筐受

八升許 不知所貯何物

始盡

已復合之

捣餌置筐内

往返數四

乃以手趣鐘

一手

有乞兒入

携所得糗糒

堆纍鐘下

乃坐飲以飼其人

居無何

之

無少動

益駭

使數人摳耳

力掀舉

乃去　移時復來探取食之

食已復探

輕若啟櫝

一座盡駭

查問若男兒

胡行乞

答以啗

啗多無傭者

查以其健勸投行武

乞人然慮無階

查遂

携歸餌之　計其食略倍五六

人　為易衣履　又以五十兩

贈之行　後十餘年　查猶

子令於閩

有吳將軍六奇者　忽来通謁　款談間

問伊璜是君何人

荅言為從父行　與將軍何處有

素曰 是我師也 十年之別 頗復憶念 煩致先生 一賜臨也

漫應之 自念叔名賢 何得武弟子

會伊璜至 因告之 伊璜茫不記憶 因其問訊之殷 即命僕馬

投刺於門

逆諸大門之外

視之

殊昧生平

將軍趨出

安疑將軍悞

而將軍傴僂益恭

深啟三四關

肅客入

忽見

女子往來

知為私廨

屏足立

將軍又揖之

捺查座上 不使動

襟訖 先命數人

查不知其何為 衆姬捉袖整

將軍驟起更衣

將軍頤少動 一姬捧朝服至

少姬 既坐 方擬展問

少間登堂 則捲簾者 移座者 並皆

家樂作於下　酒闌　羣姬

既而華筵高列　查乃悟

笑曰　先生不憶舉鐘之乞人耶

所以　拜已　以便服侍坐

查大愕　莫解

而後朝拜　如覲君父

列侍
將軍入室
請往何趾
乃去
查醉
起遲
將軍已於寢門
外三問矣
查不自安
辭欲返
將軍
投轄下鑰錮閉之
見將軍日
無他作
惟點數姬婢厮養卒

所不敢私
敢以芈奉先生
悉出高厚之賜
一婢一物
不才得有今日
一日執藉謂查曰
較未深卭
查以將軍家政
督造記籍
戒無虧漏
及驟馬服用器具

即命男為治裝 女為斂器具

將軍不顧 稱婢僕姓名已

羅列已滿 查固止之

按籍點照 古玩牀几 堂內外

亦兩置之

將軍不聽 出藏鏹數萬

查愕然不受

卒得免　皆將軍力也

株連被收

後查以修史一案

闐咽並發　乃返別查

姬媵登輿　麾卒捉馬騾

百聲悚應　又親視

囑敬事先生

異史氏曰

厚施而不問其名

真俠烈古丈夫哉

而將軍之報

其慷慨豪爽

尤

千古所僅見

如此胸襟

自不應老於溝瀆

以是知兩賢之相遇

非偶然也